

武亮  
著

错过与你一同长大。  
我坐在地上。  
我没有哭。

# 致微微 以及那些时光的记忆



# 致微微 以及那些时光的记忆

武亮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致微微,以及那些时光的记忆/武亮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2009.01  
ISBN 978-7-5104-0028-5

I. 致… II. 武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0850 号

## 致微微,以及那些时光的记忆

作者: 武 亮

责任编辑: 陈黎明 熊文霞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99 6304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(英文)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 刷: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字 数: 150 千字 印张: 7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0028-5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微微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吉利那里斗地主。当时已经输了快三千。我暗示他们安静一下，接起了微微的电话。

“你在哪里呢？”

“当然在家了。大半夜的能去哪儿？”我听到微微那边传来《When I Need You》的音乐，接着又说，“蛮有情调的嘛？跟哪个小帅哥厮混在一起呢？”

“我才没你那么不要脸呢！”微微一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
微微去成都出差，手机便成了她的间谍。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都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我在哪里、在做什么？跟我有无穷魅力一不留神就会被别的姑娘给抢走似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有一次真被她逮个正着。那次也是她去出差。我、吉利、东阳去酒吧猎艳。他们两个瞅准目标后便分头

行动,我只能缩在沙发继续寻找能跟我对付的姑娘。不到十分钟,他们就一个拦腰一个抱肩带来两个姑娘,看得我直流口水。然后,我开玩笑说,看来哥们今天是硬不起来了。东阳倒是干脆利索非说把坐在他腿上的姑娘让给我。东阳把这姑娘骗上手用的那十分钟,肯定跟那姑娘吹了不少牛,那姑娘愣是不愿意,然后非把跟她一起来的姑娘介绍给我。当那姑娘走过来后,我才发现吉利跟东阳已经笑得躺到了沙发上。我一看那姑娘就傻眼了,整个儿一练柔道的,体重掉不下来一百六。我挪了一下身体,胖姑娘顺势就坐在了我旁边。东阳倒是一本正经地说,两眼一抹黑都一样。我说哥们哪还有那受重能力呢。胖姑娘听我们这样说,倒也无所谓。吉利插进一句,看来你是用微微用习惯了吧。我顺口骂了一句去你妈的,惹得他们都哈哈大笑。等吉利结完账,我犹豫了一下,便决定带胖姑娘回家。当我带着胖姑娘进门后,才发现微微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。微微见我带这么一个胖姑娘回来,就问是谁。我当时也做得自然,顺手把钥匙往茶几上一放,顺口就编,说是东阳的表妹,刚从乡下来,东阳出差了,我就替接了一下。那姑娘也会演戏,上来就操一口天津话姐啊姐的叫不停。看来那句话真是一点没错,上天是公平的,为你关闭一扇窗,就会在别处给你开启另一扇窗。微微倒是没起疑心,说让我睡沙发,要跟胖姑娘睡。我马上就回绝了她,说要是知道你回来,我直接就把她放到东阳那里去

了。胖姑娘也很知趣，说着不打扰了，顺势就拉门往外走。我佯装着把胖姑娘送走后，才知道微微也在跟我演戏。原来她早就看出那个胖姑娘的真面目了。这样的后果就是，我们分开睡了半个月，半个月没有说话，我吃了半个月她吃剩下的饭。

我挂掉电话，发现东阳已经把我剩下的底牌看完了。我把牌一甩，说：“这盘不算。是不是嫌我输得还不够多啊？”

吉利跟东阳也把牌合起来，吉利开始洗牌，“谁的电话啊？这么神秘。”

“老婆查岗。”

东阳叼上一支烟说：“你的上司够敬业的啊？”

“这叫内部整顿，让我向三好男人转型。”

吉利把牌往桌子上一甩，“都像你这样，那三陪小姐岂不是没生意做了。”

“没生意做好，社会上又多出了一片净土。”

我们胡乱侃了一通后，都没再玩牌的欲望。吉利跟东阳把赢我的钱留了六百，其余的都还给我了。我们冲下楼去，坐上吉利的现代奔去了一家名叫莎莎的慢摇吧。在车上我突然觉得不对劲，于是说：“还是不去了，我总觉得微微回来了。”

东阳瞪着眼睛看着我说：“你别扫哥们的兴。爱去不去，反正这六百块钱是你的。”

吉利突然一刹车，让我跟东阳头撞了头。我坐好后，伸手就朝吉利头上打了一巴掌。

“想要我们命啊，刹车都不说一声。”东阳用手捂着眼，看来是撞到眼睛了。

吉利对着我傻呵呵地笑，“哥们也不是成心的，就是想让言瑞给家打个电话，如果微微接了，立马掉头送他回去，这样不是省哥们点儿油钱嘛。”

“这会儿你看上这几块钱了。你少在姑娘面前装次大爷，跑到西藏都够了。”东阳又在吉利头上打了一巴掌。

我给家打了个电话，电话里说无人接听，这才挂了机。在我宣告微微没在家后，我们又开始迎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向聚集着漂亮姑娘的地方出发了。这次我们改变了策略，没主动找姑娘搭讪，而是等着姑娘主动找我们。我们要了两瓶二十五年的芝华士，准备用洋酒钓鱼。酒喝掉一半，也没姑娘上来搭讪。我们知道功亏一篑了，又闲坐了一会儿便精神恍惚地走了出来。

东阳搭着吉利的便车回去了，我打了一辆车。在车上我还是感觉哪

儿不对劲，总感觉微微回来了，那首《When I Need You》是我跟微微在家常听的音乐。越想越不对劲，越想越急，就不停地催司机开快点儿。

“哥们，你以为坐飞机呢？在这路上跑一百都不错了。”

“你要能让你的车长出对翅膀，我给你付十倍的钱。”

“你这钱还真不好挣。等你儿子坐我儿子开的车，估计也挣不来你说的钱喽。”

“别沮丧。时代在发展，没准儿过几年这钱就被你捞到手了。别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。不靠谱。”

“嘿。哥们你真逗。这么急着做什么去啊？”

“做爱啊！”

“欲血冲头了吧？”

“你眼神真好。大头小头全冲了。简直欲火焚身。”

“那你忍耐十几分钟吧。哥们再给你加点马力。”

“你真为哥们着想。听着你的话都觉得这个世界处处都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”

“我哪有那法力啊！”

“你比他们法力大多了。”





我打开门，发现微微真回来了。她也不理睬我，依然盘坐在沙发上看DVD。我故意从她面前走过给自己倒了杯水，她还是纹丝不动，就跟屹立的泰山一样坚韧不拔。

“你回来了？”我柔情似水地说。

“废话。”微微没好脸地回了一句。

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我依然笑脸相应。

“你管得着吗？”微微瞥了我一眼。

我厚着脸皮坐到了微微身边，把喝了一口水递到她眼前。

“你渴不渴？”

“喝饱了。”

“那指定回来你上司没少请你吃虾兵蟹将。是不是跟你那个特帅的经理一块儿吃的啊？”

还没等我再端起水杯往嘴边送，微微手一抬，把杯子给打翻了，滚烫滚烫的水洒了我一身，烫得我马上站起来在身上一阵乱拍，都赶上飞蛾扑火了。杯子从我身上滚了下去，掉在地上碎了。微微见我这样，依然一脸平静，跟个没事儿人一样看着我。

“你想烫死我啊？”

“烫死你少个祸害。”

“也是。前脚抱着我的骨灰盒出来，后脚就跟着别的男人私奔。”

话音刚落，微微就跳起来站在沙发上。眼睛瞪得能把眼珠子挤出来。我一看这架势，知道不光小别胜新婚的打算没了，还得来一场大闹天宫。

我不理睬她，开始脱上衣跟裤子。

“你是不是急不可耐地盼着我跟别的男人跑啊？”

“我可没那样想过。”

“你还别激我，天一亮，我就去找一火车帅哥。”

“有本事就去找。”

微微弯腰抱起沙发上的靠垫就向我狠狠抡了过来。她无意间竟把我的裤子也抱了起来，被甩过来的皮带卡一下子就刺在了我的肩膀上。血立马涌了出来。我一把抓住她抱的那堆东西，用力一拽，把她从沙发上带了下来摔在地上。

“你没事儿发什么羊癫疯啊？”

微微这次倒是表现得异常坚强，很从容地站起来，没有像以前那样哭哭啼啼。

“算你狠。我妈都没这样对待过我。你算老几啊？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我跟你没完。”说完，她光着脚就往厨房跑去。

我赶紧跟上去，在厨房门口拦住她，把她抱住。



我知道只要我主动道歉，阴云密布马上会晴间多云。但看到肩膀上的伤口还在往外冒血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
“你有完没完啊?!”

“还真没完了。”

“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吧?”

微微用力地挣扎着，嘴里嚷着让我放开，我一弯腰把她抱了起来，抱到了沙发上。她躺到沙发上倒是一动不动了。我知道她刚才把力气用完了，正积攒力气跟我来下一回合。趁着这时间，我从壁柜里找了一块纱布给自己缠上，然后坐回到沙发上。

“言瑞，我想跟你好好谈谈。”

“行。只要你不闹，尽管谈。”

“我一出差，你就跟你那两个狐朋狗友混在一起，有意思吗？我没日没夜地工作，发了薪水就为家里置办这置办那。你呢？自从上次辞职后，在家一呆就是三个月。我出差回来，本想一到家就能见到你，你倒好，还撒谎骗我。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啊?”

微微一说完就哭了起来，哭声跟火车鸣笛一样刺耳，哭得痛心疾首，哭得肝肠寸断，哭得比窦娥还冤。此时此刻，我在她眼里好像真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。

“是。我是三个月不上班了。但我每个月还能拿到五千块。我没多花你一分钱。我带卡你带卡，钱全在一个账户里。你是每个月能拿到一万多，但我花过你那一万多里的一分钱吗？你是工作，你是累。但不管是你要出差，还是出差回来，跟我说过一回吗？都是到了出差的地方才跟我说你正在出差，然后又悄悄回来。你以为你是徐志摩啊？你以为《再别康桥》为你写的啊？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。你还是生怕我不让你出差啊？我没有那么不通情达理，就算你跟一堆帅哥一块儿出差我也得让你去啊！”

微微依然平静地躺在沙发上，眼睛盯着天花板，瞬间止住了哭泣。

“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跟我不让你花一样。咱们都好了七年了，你今天给我算起账来了。”

“我哪是跟你算账。要是算账，我不欠你一屁股债啊。光青春损失费这一项，我就得砸锅卖铁。”

“我没心情跟你贫。我就想跟你好好谈谈。咱们还没结婚，我也不急着图你那个狗屁名分，什么名正言顺。现在这样凑合着过也挺好。但怎么也得想想以后吧。房子得买吧？现在一个月一千多的房租，再添点钱，月供都出来了。以后咱得考虑孩子吧？从幼儿园到大学，不需要钱啊！你不能跟你那两个狐朋狗友比，吉利爸人家有钱，那家医院就够吉利玩一



辈子了；东阳就别说了，纯粹一个不务正业的主。我也不反对你跟他们来往，咱们毕竟都是一个大学出来的，他们的秉性也都不坏，就是跟你一样贪玩儿。”

微微说着，似乎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一幕，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。或许，当她开始展望未来的时候，又把我挂在了心上。微微坐了起来，摆摆手让我坐下。

我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转变无法适应，乖乖地坐到她旁边，看到她的眼泪还在眼眶里打转，就有了一种莫名的心疼。我抬起手，想帮她把还淌在脸上的泪水擦掉，最终还是放弃了。

“其实，我并不是有意骗你的。我要说我不在家吧，你肯定生气。但话说回来，你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在家，能呆得住吗？”

微微一下趴到我肩上，胳膊正好压着我伤口。我“哎呀”叫了一声，她这才意识到刚才砸我的时候把我弄伤了。

“疼吗？其实我刚开始没生气，就是后来你把我拉到了地上，我才开始生气的。你现在都不知道心疼我了。”

“谁说我不心疼你啊？我不心疼你，能死皮赖脸地哄你开心吗？我疼点没事儿。”

“你早这样说，还有事儿吗？”

我醒来的时候，微微已经上班去了。走之前，她已经把早点给我做好。这早点不是白吃的，她已经在饭桌上留下了纸条，让我把她出差时穿脏的衣服给洗了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当然早餐也不会有免费的。我狼吞虎咽地把牛奶和面包搞定，又回到卧室躺到床上给微微打了一个电话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想你了。”

“少贫。你才起来啊？”

“对啊。”

“都快十点了。”

“现在时间对我来说一文不值。”

“早餐吃了没？”

“吃了。”

“那就为媳妇服务去吧？”

“我不想。”

“不想也得干，你不觉得洗我的衣服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吗？”

“始终没觉得。”

“那也得洗。”

“我不洗。我把电话挂了，你赶快用你们公司的电话打过来，别浪费咱家的电话费。”

“你还想跟我煲电话啊？”

“不是昨天晚上没说什么甜蜜蜜的话吗？光吵架了。”

“我还要工作呢！乖，赶快去洗衣服。”

“说不洗就不洗。使唤佣人也不带这样的啊。”

“那我回家洗，你出去鬼混去吧。”

“得令。一会儿就出发。”

挂了微微的电话，去卫生间洗漱。我对着镜子刷牙时就开始冥思苦想一会儿忙活点什么。后来什么都没想出来，只得乖乖地把微微的衣服洗了。

去阳台上晾衣服的时候才发现，乌云密布半月的天气已经晴空万里了。于是马上下楼坐车去了吉利那里。

吉利还没有起床，比我还懒。这都是我们上大学那会儿落下的毛病，不见日落不出宿舍。记得当时我们还创造了一句自我安慰没浪费生命的话。日落比日出更让人动情，所以我们会追随着日落寻找我们的妞儿。

我进门后才发现东阳昨晚没回家。正穿着一紧身的平角小内裤，四仰八叉地趴在吉利的床上酣睡。我捡起拖鞋往东阳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

下去，东阳马上跳了起来。

东阳光溜溜地立在床上，内裤被撑成一个蒙古包，活像一色情雕塑。他指着我说：“你、你、你想谋财害命啊？”

“看你把自己说得高尚的，你有钱吗？以后说话注意点，最好把谋财那两字去掉。”

“那你是不是贪色呢？”东阳跳下床，伸出双手就掐我的脖子，我一挣扎，他的胳膊正好撞在了我伤口上。我“呀”一声，东阳马上松开了。

“至于那么矫情吗？”东阳不屑一顾地冒出一句。

我解开衬衣的纽扣，看看包扎的纱布没给撞掉，就又系上了扣子。

“革命同志受伤了啊？”

“为人民服务呗！”我冷不丁地回了一句。

东阳不屑一顾地瞪我一眼，“昨晚没消停吧！跟微微干架了？”

“哪的事儿。昨晚云里雾里得太投入，一不小心就从床上摔下来了。”

“得了吧。微微保证生气了。昨晚她给我电话的时候，我……”东阳发现自己说漏了嘴，立马把话吞了回去。

“东阳，你太不仗义了吧。私报军情。”

吉利嘴里嚼了根火腿肠从客厅里走进来。

“我已经替你教育过他了。说他思想觉悟低，没有为革命同志着想。”



吉利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。

吉利笑得太疯狂，把嚼碎的火腿肠喷出好几块。

东阳一脸无辜地说：“言瑞，你别信吉利这孙子的。回来的时候，我在车上给他说这事儿，他就盘算好把我带回来再给你添油加醋呢。后来，还是我阻止了他。”

“你俩也忒孙子了吧。”

“知道你跟微微感情好，我们这些旁人是破坏不了的，就找一乐。”吉利说完把剩下的一截火腿肠塞到嘴里。

“对天发誓啊。我可没想破坏你们的感情。你别忘了，当时你死皮赖脸追微微的时候，就我鞍前马后地帮你。大半夜的，让我陪着你去女生宿舍楼下叫人家名字。你说我能看着在我协助下成长起来的感情完蛋吗？”东阳恬不知耻地说。

“得了。你们都是我的救世主，以后生了孩子，全叫你们干爹，逢年过节都得给钱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去哪里潇洒？”

“哪里也去不成，一会儿吉利去相亲，他爸说医院新来了一个医生，硕士毕业。”

“吉利，你爸也忒不地道了吧？什么好姑娘都往家里送。”

“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”吉利洋洋得意地说。